

花弄草

# 心灵小家园

□ 吴翼民

春日里，朋友的小园繁花似锦，邀我前往观赏。

小园坐落在江阴的花山脚下，四周都是农田，篱笆内的园子与篱笆外的农田连成一片，园内是团团簇簇的繁花，园外是起伏的麦浪，这小园就充满着田园风光，偶一抬头，便是平畴上隆起的郁郁葱葱的山丘，很有些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

小园的暮春是不见菊花的，但凡春天的花都次第盛开着，我去的时候梅桃李等早谢幕了，正值蔷薇、玫瑰、月季和绣球迸发着活力，路旁是她们，墙上是她们的，池畔是她们的，亭侧是她们的，哎呀呀，层层叠叠都是她们的天下，尽展妖娆的姿态，妖娆的花朵，还有妖娆的花香，远远地就扑出篱笆，牵引上了来此赏花闻香的客人。园子是免费开放的，谁都可以来此盘桓流连上半天，坐拥花城，拍遍美照。

园子的主人是一对干净利索且文雅的中年夫妇，脸上透润着阳光的色彩。我们平时常爱用“阳光”来形容健朗充满活力之人，园子的主人倒是名副其实的“阳光”着呢，被阳光晒过之微黑的脸膛。他们结合自家的宅



子，租借了集体的三亩隙地，经过五年的经营，一座江南小花园便有声有色凸现在了世人的面前。我在主人的引导下，步花径，过小桥，穿回廊，绕荷池……一一欣赏着他们的园艺杰作，惊叹于方寸之地竟然布局得那么多姿多彩，既不同于江南的城市园林，也不同于江南的私家会所，前者太过匠气，后者竟夸奢华。

这个小园子最突出者便是贴近自然，与园子外的景物融为一体，只不过园子外是自然村庄，小河潺潺，竹树参差，大片农田种的是庄稼，蛙鼓声声，而园子内的竹亭木屋皆本色可亲，小桥荷池亦朴实无华，垂柳和别的树木都舒坦自如，几树枇杷正结着灿灿的果子，如孩子们伸出的小拳头，煞是可

爱，当然这里主要种的是花卉，一年四季的花卉巧妙搭配着，可谓小园不断四时花，你哪一天撞来，都眼福不浅。

近些年，江南富起来的群体都爱到乡间觅几十乃至几百亩土地营造自家的庄园，那种一掷数百万数千万而营建豪华庄园的也不乏其例，原本搁置在那里的闲田山地被开发成了风景，或者生产出了大量林木蔬果，创造了财富，回馈了社会；又或者开发出了农家乐项目，方便了人们度假之需，何乐而不为呢？依我之见，把乡村隙地打造成微型的花园也是很有见地之举呢。

园子的主人告诉我，现在农村的青年都不愿务农，也无心经营乡下的农田，都向往着城里的生活，殊不知城里人反而向往着乡村的原生态生活呢。如他们夫妇，在城里也有事业，但毕竟留恋着乡间的一切，于是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心甘情愿做农事、种花植树，这与其说是打造一个有形的花园，倒不如说是营建一个心灵的家园呀。现在人们都在提建设美丽乡村，怎么建设？朋友的小园是不是个小小的示范呢？

小园繁花，繁花开放在人的心中。

阴拾趣

## 对乒乓球赛的告白

□ 程志忠

每年春节前，“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公开赛”，是球迷心中的“乒乓春晚”。作为乒乓爱好者的我，自然要现场观看比赛。

说到观看“红双喜乒乓球赛”，离不开自小对乒乓的爱好。弄堂大洗衣板是我爱好的“摇篮”；容国团、庄则栋、江嘉良等名将是我的偶像。后来农场务农没条件打球，10年后顶替到沪上学校工作，乒乓房的擂台赛成了我工余饭后的一大选择。退休后，社区乒乓房与我爱好接轨。每天和“乒友”打得热火朝天，汗湿衣衫。打球之外，观看比赛成了爱好的延伸。我虽曾获得区职工乒乓球赛第三名，自忖参加“红双喜乒乓球赛”实力水平“搭不够”，但观看高水平比赛让我有满满获得感。

记得第一次观看“红双喜乒乓球赛”是在王家宅路上的“红厦”体育馆。数十张“红双喜”乒乓台上同时开战，男女老幼各年龄组的乒乓好手，依次上阵尽显乒乓绝技，那场面是以前很少看到的。后来几届赛事转移到大一点的东华大学体育馆。我不仅按时去“轧闹猛”，还带儿子去接受熏陶。在那里我们看到更多乒乓高手亮相：有发球诡异，直横拍、左右角打法变幻莫测的“上海一怪”吴明飞；有弧圈高手屡演逆转好戏、两届男子单打冠军倪水雄；有沉着稳健防中有攻的女子王牌徐梅君；有球风凶悍、善于正反两面对拉弧圈的李灵波；还有技术全面敢于搏杀的新星朱毅……

在东华馆几次观赛后，儿子对乒乓有了兴趣。经朋友介绍“红双喜乒乓球赛”冠军、长宁少体校教练倪水雄，亲自辅导我儿子一个多月，没想到这小子打球迭根“筋”搭得远比读书快。第一次参加“红双喜乒乓球赛”，他就打进复赛。区乒乓比赛获得高中第一名，大学乒乓比赛也屡获好成绩。这是“红双喜乒乓球赛”熏陶出来的意外收获啊！

2011年开始，“红双喜乒乓球赛”转移至闵行体育馆，路虽偏远，但场馆更大，参赛选手和观赛人数屡创新高。馆外天寒地冻、馆内温暖如春。超强的人气和自小的乒乓情结，让我一次次迎着寒风、带着干粮，从天山赶到比赛场馆观赛。记得2016年“红双喜乒乓球赛”最后一天决赛日，那天风特别大，我和儿子乘轨交1号线到莘庄，一出站，一阵狂风迎面刮来，竟把我眼镜刮落，右面一块镜片破碎，高度近视的我这下麻烦了。无奈之下，戴着一块镜片的眼镜乘车赶到场馆。自嘲：独眼龙看比赛，越看越费劲。但还是兴致勃勃看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巅峰对决。

后来“红双喜乒乓球赛”花色品种越翻越多，除原来男女各级别、组别外，又增加光板单打、孪生和家庭双打等趣味项目。花头一透，比赛场地不够了。主办方把羽毛球馆临时改为乒乓赛副馆，主副馆38个乒乓台，超大场面蔚为壮观。我像脚踩风火轮一样不停地在人群中滑来滑去，累也累、乐也乐，哪里精彩就滑到哪里看。每每看到比赛结束，乘车回家，饥寒交迫，心里却倍儿爽。这也许是一个乒乓爱好者独有的乐趣，也是对“红双喜乒乓球赛”最长情的告白！

家有萌宠

# 兔子不觉得苦

□ 马俊利

通过从年前到现在这段时间喂养家里的宠物兔，我发现兔子喜欢吃的草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别着急，往下看。

这些草我大都叫不上名字，在喂这几只兔子之前，我从来都不带多看一眼这些草，即使看到这些草，我也是不屑一顾！我甚至觉得这些草白活在世间了，鸡不吃猪不闻的，除了进行光合作用，也没别的啥用处。

我小时候喂过猪喂过鸡，猪爱吃啥草鸡爱吃啥草，我心里清楚着呢！我的经验是，人爱吃的野菜，猪和鸡都爱吃！所以小时候给猪给鸡薅草，我就先判断一下，这种草人能不能吃。人能吃的草，薅回去喂猪喂鸡准没错。

活了几十年，我是第二次喂兔子。如果不是家里孩子喜欢小兔子，我说什么都不想再喂兔子了。

第一次喂兔子是多年前，那时还没结婚。记得有一次锄牡丹地，我在地里的坟堆旁边发现了一窝小野兔，不见附近有母兔。小野兔和老鼠一样的颜色，有五只，刚刚会跑，非常可爱。我爱心泛滥，地也不锄了，把五只小野兔都揣衣服里宝贝似的带回了家。

到了家里，我给它们整了一个我以为舒适温暖的窝让它们睡觉。但是，

我给它们喂水，它们不喝；喂青菜，它们不吃；喂野菜，它们也不吃；喂蒸馍面条喂我喝的稀饭，它们还是不吃。后来，它们就都饿死了！

我很伤心，我以为我爱它们，我对它们温柔以待它们就能活得很好，最终却是以爱的名义害死了它们。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喂野生动物，因为我知道，有些生命它们是属于大自然的，只有在大自然里，它们才会活下去。

扯远了，继续说兔子喜欢吃的草。

刚开始，我认为，兔子和鸡、猪一样，人类爱吃的菜比如萝卜白菜甚至野菜，它们肯定也爱吃。于是我就把它们当吃草的人对待了。我家的青菜白菜萝卜吃不完，都拿来喂兔子了。疫情前期，一棵白菜在超市卖十几块钱，我家兔子每一天都要吃掉几棵，反正我种的白菜不要钱。春天刚来那会儿，我漫山遍野地给兔子薅荠菜吃，我用荠菜给家人包饺子，我也用荠菜喂兔子，是不是太奢侈了？呵呵，不用掏钱买的东东，不觉奢侈。

看我整天上班一样地薅草喂兔子，邻居深资大娘像教小学生一样手把手地指给我看，哪种草才是兔子爱吃的草——居然都是些以前给鸡给猪



薅草吃时坚决不薅的草啊！

兔子也太好打发了吧！我惊奇地发现，山上山下、房前屋后，到处都是兔子爱吃的草啊！那些模样繁多的草，深资大娘也叫不全名字。

兔子吃草时，呆萌呆萌。白的兔子红眼睛，灰的兔子黑眼睛，红眼睛黑眼睛滴溜溜地转，三瓣小嘴自带微笑。它们吃草的样子香甜静好，我在与兔子相处的美好时光里，心情好时就忍不住一样一样地去品尝那些兔子爱吃的草类。

除了那些一看就知道我肯定咬不动的草我不去尝，嫩些的草，我都学着兔子，只当好玩般地去尝一下。我发现了一些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苦！

我们觉得的甜，兔子未必喜欢；我们觉得的苦，兔子不觉得苦。你看，它们面带微笑、优哉游哉咀嚼的样子可以证明。